書笑

有此師毋只合開門受徒

講學者以明德立義及門學徒拳拳服膺發疑問難無非明德以至着衣喫飯行住坐臥皆是一日值齋期一學子問曰明德是葷是素衆駁曰明德如何可以葷素論一點者曰應是素然亦定不得衆問何謂曰朱夫子原曰則有時而葷昏

明德二字。原有葷有素。聖人每言齋明。則明素也。德之為言得也。要得也腥羶了些

真州王孝廉道新將訪一貴客令其家史叙狀史誤書新為親王怒讓史時一友在旁謔曰不干他誤程夫子解大學曰親當作新巳先有此語矣王怒頓釋

京師中有為燈謎者曰寡婦再嫁人隱四書上

一句人皆莫知所謂群问之曰豈不是又經一。張○右經一章

寡婦再嫁人交合時進而未知也問其夫曰進未曰已進遂顰蹙曰這等我有些疼又寡婦嫁人破云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

妙絶妙絶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一日余戲湯曰

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應聲曰鄉以下必有主者君也挂枝兒云綉房兒正与書房近猛聽得俏冤家讀書聲停針就把書來聽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聖人的言語也其寔妙得緊慾生曰斷章取義好個聰明婦人勝似道學先生十倍

一璫出鎮試士繙書出題曰道盛德至青矜閧

筆相碩、有監司在、曰、加他一字何如、增曰、老先生講尔上如何只加一字善民以下都与了罷。增又有出後生可畏焉者衆以多一字為言、因減去後字此處求增彼處求減內相必謂秀才胸中無定識矣。
有盛大盛二者、冬月所戴氊帽、遇暑月皆放一處至冬複取着之、其一蛀損、兄弟爭認其不蛀

者遂致喧鬧訟之官官執蛙帽反覆再三乃睨視盛大曰此汝帽也大問何以知之官曰豈不聞大學淇澳註云先蛙盛大之帽宣著盛大之貌

蒙師教學新赴館先讀大學至於戲前王不忘竟如字讀主人曰此宜讀作嗚呼師從之至冬間讀論語註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乃讀作嗚呼主人曰此於戲也師大怒而別歸告其友曰此

東家甚難理會、只於戲二字、年頭直扮至年尾畢竟不清

秀才不識字、只讀半邊、如此二字只宜讀方虛、萬無一失、曰然則嗚呼二字、只消讀烏乎矣、曰便是旁邊的口不服耶

世、廟時、嚴分宜用事、宮中有怪、其形多月多手、以問群臣無識者、王元美為郎官、對人揶揄曰

此最顯而易見、人問何謂、元美曰、大學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閑而斷之、

陸秀才諦通明、世居洞庭之甪灣、吳生客于山、與陸修通家誼、陸內人臨蓐、吳訊之曰、魯弄璋未、陸曰、昨生一女、已溺之矣、吳調其諦曰、先生極明這事欠通了、陸曰云何、吳曰溺愛者不明。兩相絕倒、

婦人水性、故遭溺者多、

世衍李娃綉襦記云、滎陽子、与娃同祈嗣於竹林、迯而兇媒求婚、遂為媒家所賺、而鴇母挈娃以遁、逆旅婦人譏之曰、豈不聞大學之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矣可謂切中、

有老伎少時未嘗孕也、已嫁而求孕之念甚急服藥禱祈無所不至居士曰、未有學嫁人

而後養子者矣

豐南禺吏部素簡傲家居性益僻錯其友人業塐者遣人致書而語有忤其意者令以泥塗其家人之面坐客駭而問之豐曰豈不聞其業塐塐泥 宜其家人乎

此家人不知為老為少翁少者當以一丸泥封函谷關矣

有一使家女、矢志從一、不欲延客、其母强之、不可、一士人為作破題曰、生之者衆、入食之者寡、若無忝所生、當不可勝食入也、

二教書者、死見閻王、閻王按之、一、係讀別字者、一、係讀破句者、勘畢、別字者罰為狗、破句者罰為猪、別字者曰、狗不敢辭、願為母狗、王曰、何也、曰、禮記云、臨財毋狗苟得、臨難毋狗苟免、破句

者曰、豬不敢辭、願為南、方豬、王曰、何也、曰、中庸云、南方豬之强與北方豬之

有主人以米數石、延蒙師、與之約、讀一別字、罰米一升、至散館、計一年所讀、退却止存米二升耳、師大失望、歎曰、是何言興、是何言興、蓋誤与為興也、主人曰、連二升一直無有了

一世家子、冬月、令家奴解衣蹲踞、以胸腹溫其

両足客訝之、則曰、素富貴行乎富貴、汪伯玉司馬、致政家居、嘗度詞曲、謙言對客白、世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不佞德薄、非所敢望也、其次立功、不佞老矣、無能為矣、其次立言、理學之途、載籍之府、俱未易窺、但度一二曲調以自娛耳、客曰、此亦一不朽、汪曰、何也、客曰、其次致曲、汪為之撫掌、

善啖者殺到而箸不停同席人問曰兄箸是何
木做的荅云烏於木移問者曰怪道不已
浙解張巽才名平等郡守王拔置第一其破中
有天地二字入場總裁王公監臨王公俱無異
賞而守極薦遂得首擧中丞公意有不滿戲贈
彩聯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省
下哄傳

鮮于教官病跛足、一生私效之、鮮于命人呂耒、將加朴責、生曰、此朱夫子誤我、師問云何、生曰、朱夫子云、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耳、鮮于為笑而止、

有面生癖者、學究教、以用磚研擦、即愈、問見何方、書、曰、論語註云、專言鮮則絶無可知、言研同音。

或曰、引經可以斷獄、引傳自可製方也、青衿子以犯倫被黜人咸疑之、曰不知事有無、若何以此加之、使彼何以為人、一善謔者曰、朱夫子已教其法矣、衆曰如何、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凡辨謗于道學先生之前者、道學必為此二語以解之、然則二語亦有不可說處、

薛道衡嘗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一處文教規極嚴、遇朔日、十餘生不到、遣人呼之、內一生慎扑、用金絲狗并茶菓致餽、廣文喜、及諸生至、以次受扑、餽狗者獨免、時有一生出班言曰、諸生皆扑、某獨否、得無苟免刑罰乎、閙

堂大笑、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麁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名一孝廉講論語、翌日謂僚佐曰、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古人所以四十而強仕也。

或問樊遲之名誰所取、曰孔子、樊噲之名誰所取、曰漢高祖、復問煩惱是誰所取、曰是自取的。

樊遲麄樊噲也不細。煩惱定是個懆人。

蒙師新出行教、有人薦之於東家、赴館月、東家款之、肴中有鱉、師大喜、次日謂其薦者曰、蒙所薦、主人甚敬我、可以處矣、薦者由、其敬何如、曰肴中有鱉、薦者曰、一鱉未足言敬也、師曰不敬。

何以鷩別乎。

鷩陰類也。能補陰。故曰夫婦有別。又曰夫妻相敬如賓。不敬何以別乎。別之時義大矣哉。

成祖謂解縉曰、色難二字甚難對、縉應曰、容易。久之上問既易何不對來、縉曰、適已對矣、上悟乃笑、

科場用武弁巡綽、首題是視其所以一章、諸武

弁私相謂曰看題曰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莫是考察我們且考語利害曰人馬瘦哉人馬瘦哉列位須要仔細

有能辨鳥獸及蟲語者人問鼃之鳴為何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鳩之鳴為何曰觚不觚曰燕之鳴為何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問驢鳴犬吠為何曰各自說其鄉語耳

後世為禽言曰、泥滑滑、曰行不得也、哥哥、曰不如歸去、曰提壺、曰情急了、不一而足、豈知孔孟先有其譜

陵、其拜嚴介谿為父、人稱嚴子陵、復有縉紳王姓者、抱他人子為孫、世對以為王孫賈

世誚餘姚人食麦、呼之為麥麵包、一師講周監于二代、弟子誤謂二袋、問此二袋何物、師曰麦、

也問何以知之曰註中二代夏商也冬春是米夏春豈不是麦越人讀春同霜音

又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為都都平丈我有宿儒来為正其訛學童駭散時人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鄰不来此師不知是餘姚人否

樂有名管仲者猪瘟食之則愈一醫者聞隣舍

讀論語至管仲之器小哉嘆曰孔子真大聖人
愽物乃爾彼何以便知管仲猪喫消灾也
江左亦有管夷吾想此時必猪瘟也
一裁衣一屠户共延師教其子裁衣者聞讀貧
而無諂富而無驕誤謂褶而無蕳袴而無腰曰
此譏我也屠户者聞讀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誤
謂大猪無皮小猪無血曰此譏我也各具狀訟

之官。官閲其姓。一姓邦。一姓管。笑曰此二人俱放屁、不通、令各以木針塞其糞門、或曰此何刑也、官曰、彼引經告狀、我引經斷獄、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今之為龍陽者。不知姓邦管與否。今之文理不通者。不知樹塞門與否。

夫妻交媾、夫嫌其妻陰寬、妻曰不難、放我在上、

便緊矣夫曰何也曰居上不寛
在上不驕更好

昔有一盜席者一盜鐘者决於主者主者問盜席者以大辟而釋盜鐘者人問其故曰此引經斷獄也論語不云乎朝聞盜席道夕死可矣夫子之盜鐘道忠恕而已矣

宜興時大彬善以沙為茶罐得名好事者高其

直買以為文房玩具時遂以此往來縉紳間衆扶植其子因淂入黌序有為之破者曰時入之入學一雖貫之力也

詩云無不宜之即夫子一貫之旨　想謁孔廟時孔子必曰文質彬彬時哉時哉

有以婦翁之力淂中點選者或為語嘲之曰孔門弟子入試臨揭曉先報曰子張弟十九人曰

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人曰這廝人也中得高戲他那一陣氣魄又報顏淵第十二人曰此聖門高足屈了他些又報公冶長第五人駭曰這平時不見怎的如何倒中亞魁一人曰全虧他丈人之力耳

平時不見怎的者偏中得高豈個個有婦翁是聖人憨生曰自有眯目聖人在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鬚者、碩謂散騎常侍李騶駼曰、赤也何如、騶駼曰、束帶立於朝、可使与賓客言者

赤之適齊也、陳使應自愧弗如

孔生在陳絶糧、令人向回回國求糧、彼國人曰、孔子常罵我國、不可與也、問曰何據、國人曰、他曾道回之為人也、賊擇乎、使還、孔子以子貢能

游說、使之行、回回見子貢至、便喜而與之曰、汝魯贊吾國耳、問其故、曰汝不曾說賜、也、何、敢、望、回、回、遂得糧而返、為夫子言之、夫子謂然曰糧便哄喫了文理欠通。

有蒙古人做官者蒞任行香。出對于庠士曰。孟孫問孝于我ゝ士對曰賜也、何、敢、望、回、ゝ、如此的對。回當有賜。

師喜晝寢、弟子曰、宰予晝寢之羕何解、師曰、汝知四字之解乎、宰者殺也、予者我也、晝者晝時也、寢者眠一覺也、統而言之、便殺我定要晝時眠一覺也

夫子責宰予以朽木糞土、宰予不服、曰、吾自要見周公、如何怪我、夫子曰、日間豈是夢見周公時節、宰予曰、周公也不是夜間肯來的

人。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者爲題、此生荅義云、宵行之爲患大矣。凡盜賊姦淫。群飲。爲遍惡者。白晝不能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蹤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于夫子。學官者甚

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為証之意。因名而問之。此何說也。生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應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為咲而止。

東家供師淡薄。師以為言。東家云。每聞先生講書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故不敢多以肉奉先生。先生怒曰。難道我講糞土之墻。就把

曩與我嘆又一講章腐極可咲并附入云夫子設教于杏壇之上洙泗之濱方進午膳忽聞齁齁鼾鼾之聲夫子驚而起曰斯何人也其回也欤回也不惰殆非也其由也欤由也好勇亦非也跡而視之則其人姓宰名予向在言語之科者夫子蹴之起跪而責之曰夏后氏以松可雕也殷人以栢可雕也周人以

乘、亦可雕也、汝則朽木不可雕也、數仞之墻、可朽也、及肩之墻、亦可朽也、即鯉之面墻、亦可朽也、汝則糞土之墻、不可朽也、吾將以絶儒悲之瑟絶、汝恐汝不悟、吾將以扣原壤之杖扣汝、恐汝不疼、必須以誅少正卯之刑誅汝方可以儆衆、而刀鋸又在齊庫之中、吾今用何物誅汝乎、用何物誅汝乎、

有講吾未見剛一節云。孔子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至晚。汗透悶癢。思得澡浴一番。斯時却無賣缸者過。故孔子嘆曰。吾未見缸者。適有知趣或人在旁。謂孔子曰。我見你學生子申棖家現有一缸。何不借來用用。孔子曰。這般炎熱天氣。申棖一家大小都要洗個浴。來便去與他借。定然是不肯的。又焉得有缸耶。

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看來申棖亦
犯這毛病了畢竟一身熱汗如何乾淨曰浴
乎沂

其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顰作文語其大令
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
一日縣治捕強盜數人令嚴刑訊鞫盜哀號殊
苦丞從旁撫掌大笑曰惡人自有惡人磨又恃

大令飲。而大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頓而之他。縣令修後堂、頗華藻、丞趨而進曰、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此令得無笑殺。

彭季錢乳名小兒。有僚友蔡大圭者、偶戲彭曰、倪來謂小兒也。彭亦云蔡來謂大圭也。

馮岱宗與蔡幼公善、特設一室、俟其來、輒留

臥起。困。戲。匾。其。室。曰。居。蔡。
好龍陽者。以為勝于女。又有謂女未嘗不可龍
陽也。為與女龍陽之破白。乞。諸。其。鄰。如。在。其。上。
評云一。間。未。達。
山東人講子路願車馬一鄧云。咱令衣敝緼袍。
怎淂高車駟馬。猜。望。一。月。蹀。跡。那時必有大。大。
一。輪。車。高。高。一。疋。馬。一。領。羊。皮。襖。咱。這。裡。有。朋。

友們沒有。那時節。誰個肯借與他。咱都不吝。就是那朋友。把咱的車兒坐破了。馬兒騎倒了。羊皮襖兒穿破了。別的誰個不恨他。誰個不惱他。咱這裡倒不。咱這裡倒不。

人有子得第者、報至、或朝之曰、令郎騂且角、如此、其人笑曰、果得小兒騂且角、老夫情愿做犁牛、

封公有此一荅、必非老梨、
北方有牛王廟、画百牛于壁而牛王居其中、向
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
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
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
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又
江南一驛吏以杜康為酒神陸鴻漸為茶神、

而末以蔡伯喈為蕰祖諸神若相會不知又是何等稱呼

有以賄敗庶吉士者假托古事嘲之曰孔子之兄孔方昔日曾為館選座師齊宣餽兼金萬鎰因簪筆而就試馬卷呈孔曰王庶幾改寧我食稻衣錦私餉舊穀新穀若干試日倩游夏代筆予直晝寢而已孔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德行

乃曰鑽之彌堅不若既竭吾才吾見其進也試畢閱卷孔以知愚置之曰回也不改回請其故曰簞瓢陋巷出寄百里之命足矣可復望華選乎

散館之時出為臺省者其長班大賽神以其腴置酒與留館中者之長班解闘儒者曰是未知尋孔顏樂處耳又賢哉回也一節破云

聖人贊大賢于兩頭而大賢受苦于中間受苦的時節便是出寄百里之命也好

有孝廉張姓者姦李屠兒妻方執手調笑而屠兒適至回閣户以门枋擊其脛孝廉衆祈得免遂隱其事而以買鹽被辱告官官得其情判曰張孝廉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喫醋以杖叩其脛

道士戲一士曰君為儒者君子儒小人儒士曰
汝號道人畜生道餓鬼道
豎者招文士為脩叙宴間豎以指摯皁三下隨
吹滅燭問曰此一古人名也速道來脩曰澹臺
滅明因暗中探婦翁鬚扭之三四問曰此六一
藥名也可速道豎曰黑牽牛
一人冠儒冠而聞渡同舟者謂其士人也讓其

艙中間坐不敢舒足以凝之中流因問曰四書中澹臺滅明是幾人曰兩人又問堯舜曰一人其人因舉足曰如此且待我伸伸腳着

宋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至日午猶喋喋弗已過晡稍閒與諸僚方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公出士忽問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爲二事惟

先生教之、觀者鬨然笑、公曰、似此疑事、或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大笑、

闖席者、緣主人緊閉前门、從後门挨入、就席、主人戲曰、公不請自來、而從後進、豈君子耶、對曰、不得其门而入、非敢後也、

或謂南子曰、君寵夫人足矣、如何又寵弥子、南子曰、無害、我自有宋朝敵他、

蒙師不識晉字、以硃筆旁抹之、又不識衞字、以硃圈之、讀知者樂水、山者樂山、樂字俱讀洛音、客有從京師歸者、適見之、師以新聞爲問、客曰、吾出京時、只見晉文公被戳一鎗、衞靈公被紅軍圍住、師曰軍敗如何、曰落山的落山落水的落水、

一村學究好哆口、扳援貴勢、而其姑、嫁衞氏者、

有谿行人嫉之因設為問答以譏之曰有徒問師君子不以言舉人如何講師曰嚴舉人是我門生又問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是如何曰陳廉使是家岳又問齊景公有馬千駟是如何曰馬僉事是家表兄又問使之主事而事洽如何曰支主事是家表弟又問子見南子是誰曰此我家姑娘曰何為有谿行曰在我家無此事嫁

與衛家便有說話

世有好外者名之為南風晉賈后好淫亦名南風衛靈夫人而名曰南子亦必有謂不然何以夫入自稱曰小童乎

太監府有歷事監生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類送鄉試一璫不識書篆曰今不必作文只一對佳者便取因出對曰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

笑一點者對曰堯舜騎其病豬諸此監生是科竟得高掇不知者便以為真宋相公矣

陽明公兒時海日公會客令公舉令公言要四書有譬字一句舉能近取譬語客殊輕之各舉譬如為山譬如北辰譬若掘井之類公曰兒譬從下出諸公乃從止出各罰之　有作能近

取譬文、以質之先達者、先達云、細玩繹近取三字不做覺偏窠學士唯々而退妙甚

學究一日晝寢、弟子請其故、曰我夢周公耳、次日弟子亦睡、先生蹴之起、曰我亦夢周公、先生曰且道周公有何言、曰亦無他話、只道昨日寔不曾得會先生

周公甚苦、孔子之時、已有宰我、宰我之後、有

邊孝先孝先之後又有此師徒真是應接不暇至陳圖南索性周家去住過日子了

有為瞽者所携之杖作破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子夏哭子喪明師晃謂之曰惟我与尔有是夫

田洙之遇薛濤也以母病三月不往後過其處濤問何以間濶乃爾洙述其由濤戲曰吾聞三

月不遠仁令。子遠人甚矣。洙曰豈由不知肉味耶。知肉味在令久。何以怒為相與大笑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曰子路宿于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介甫面黑有進澡豆方者曰洗之得白介甫笑

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雲間張姓者素有龍陽之癖年已七十而此好不衰時有一生以姿艷擅譽張慕之餽物為質生笑曰盛惠之意云何先生一息尚存耳張拱手曰此志不容少懈

祝石林為黃陂博士令心易之而瞋其抗直乃曰有大哉堯之為君一節破題云以齊天之大

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曰吾今有一破題是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柰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聞者快之公以是年舉進士

坡公在維揚會客客皆名士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請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孔子畏匡時自稱後死或戲曰後死正對先生

是孔子以文王為先生也這學生子儘去淂

史彌遠作相兄彌堅用事遇內宴伶人執拳石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去鑽彌遠却来鑽彌堅如何鑽淂入

丁祭過兩廣文爭一猪大臟各執其臟之一頭一廣文稍强盡掣淂其臟爭者止兩手勒淂臟中油一捧而已因謂淂臟者曰予縱不淂大臟

奘君無油尤馬

優人李可及善諧謔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升堂稱三教論衡一人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坐也又問太上老君何人也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道德經云

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於婦人何患于有娠乎又問文宣王是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非婦人何用嫁為上大悅厚賜之

佛家有大士道家有馬自然等皆女身也如何儒家獨無居士問儀道行堂講學的皆是男子耶

有道學先生行房。拱手言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祖宗延血脉也。乃凸一下。又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朝廷添戶口也。又凸一下。又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天地廣化育也。又凸一下。不覺精至快極而喘。連聲叫曰。已矣乎。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一春元為人斫其墓槿、訴諸縣、祈重治之、言至

再、一鄉紳在坐笑曰、老父毋已知尊意便便言惟槿爾令君大笑、

有儒官赴人席嫌酒淡不飲主人遜之曰此莫非沽來者一友噱曰豈沽酒市士脯夫不食耶一座大笑

王荆公解書好穿鑿、一日向劉貢父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姜多食損智道非

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所以愚之介甫忻然久乃悟其為戲

貢父故是穿鑿之尤

一師登厠即回、學徒問曰、先生登厠、何其速也、師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又一學徒將入厠、向先生曰、欲登厠否、先生曰、有此意思、汝且先去、徒去、已先有人在厠、遽返、先生曰、何為遽返、曰、

有。一。個。有。意。思。如。先。生。的。在。裡。面。

一師適可而止一徒知難而退。大。有。衣。鉢。在。

一餘姚師、講康子饒藥、學徒向、曰、藥、是、丸、藥、煎、藥、師喜曰、此、問、甚、聰、明、汝、可、與、父、親、說、增、些、束、修、我、纔、說、與、汝、徒、曰、講、了、去、說、就、是、師、曰、此、講、法、不、同、乃、我、餘、姚、人、傳、家、心、訣、也、凡看書要看上下文、徒曰上文云何、曰上文是鄉人僱、康子

是大夫孔子是大聖大夫餽藥與大聖是急猛
事合鄉之人都來替他搓攤搓攤可不是丸藥
徒曰這等是丸藥了師曰又不還要看下文徒
曰下文云何曰下文是廐焚童子不小心延燒
馬房這又是煎藥徒曰又是丸藥又是煎藥如
何作文師曰此向更聰明索性把心訣傳与汝
作文時一股丸藥一股煎藥兩股丸藥兩股煎

藥二說相兼。其義始備。却須對父親說增束修。要緊。

看書作文之法。要之至理。不外乎是。

一道學先生在官時、馬廐焚、童僕共救滅之、回報、道學問之曰、傷人乎、對曰、幸不傷人、但馬尾燒却了些、道學怒曰、豈不聞孔子不問馬、如何輒敢以馬對、各責治之

馬尾獨不疼乎、假如人不傷時、孔子還須問馬、

辛未春禮闈較士、以德行顏淵閔子騫一節命題、會試録成、其刋破云、以聖門之四科、而係以聖門之十哲、下第之士、于是指瑕尋隙、争求誹訕、一日通政受狀、發行府、遍一紙、閱録大笑、其辭曰、告狀人顏淵、年三十二歳、係春秋時人、

父顏路、師仲尼、地位越一間。僅名亞聖。吾道見卓爾。不違如愚。六籍有徵。千載無易。後世廟廷之議。深係名教之倫。一人御離。盟非山河之礪帶。諸子侍坐分齊。冠履之森嚴。從游固有七十三千。位號則分四配十哲。四配列顏曾而下四子。十哲居由賜以後十人。配以耦聖而名哲乃儕賢而著廟議所在優劣自明豈期 聖朝求

賢禮闈試士。初場取彖。命題四科。開牓呈文。破刋十哲。如淵庸劣。素並曾思。叅令主司。降同求赤。昔不擯於孔席。胡淂罪於明儒。一時与難焉。在行四配。除名之難忍。伏乞轉行儀部。洗我文羞。配哲不訛。綱常是正。有此具告通政。以之封通禮部。堂司僚寀見之。且笑且怒。無可誰何。一時傳播。都下譁然。

有講此一章者曰。德行、顏、這人。淵、寃閔、子。騫、了冉伯的。牛、仲弓、言語、與宰我、道子貢、即政、其郭冉有季（記）在路上通文學于子游子。子游子忙應之曰、夏（吞）

張江陵在位、鈐束臺省、使不敢言、士人造一謔云、科道缺官、選君請於張、張曰、科道官最難其人、如孔門十哲尚未必人人可用、文選云、德行

如顏回何如張曰回也于我言無所不說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張曰子夏入聞聖道而說出見紛華靡麗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張曰求也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更問子路何如張曰可矣蓋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耳文選唯而還說字俱讀言說之說回尊敬惟天亦敬孔子或曰彼雖夷狄却于

吾教有助余曰否、孔子云、回也非助我者也
又回子新娶贄禮人唱云這回好個風流婿点
妙、
或問孔子三千弟子後來都甚結果、曰二千五
百人各自行教去了只有五百人做了客商問
何微曰論語註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
旅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唐有內臣學作別紙言語者，適鳳翔節度使寄柴數束，求謝承惠也，愚若干。書生憫讀，所恨書多，一日讀論語至顏淵死，頓足而起，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答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何時是了。

隋侯白机辨敏絶，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

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荅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韻書回槐同音、

鬍者為人、所嘲、乃造一謔、復之曰、顏路及伯魚相聚議曰、夫子惟鬍、故開口、不脫乎、字顏子曰、回也其庶乎、子路曰、由誨汝知之乎、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孔子聞而責伯魚曰、回是個短命的、由是個橫死的也罷了、你是我兒子

爲何也來說我

熊神阿過子貢祠，見販夫棊置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龍圖劉燁善滑稽，嘗與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湯滚也未，皆言已滚。筠曰：僉曰鯀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宋時碾茶為屑，襍和諸香為餅，最上者為大

小龍團不知點出是何滋味憨生曰點爾何如

袁相國履善六七歲時与群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出對云頤為小相袁應聲曰竊比老彭

先生年登耄耋官授長史不謂童言遂成讖語

北齊石動筩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筩因向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為

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優人名如石動筩黃繙綽敬新磨之類皆故詭其稱以取笑也又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動筩云臣作必當勝伊一倍齊高祖試令作之乃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高祖大笑夫以九法看書以倍法談詩動筩應是精於數學

東坡登禁林以高林狎侮諸公卿咸有標目獨不敢加司馬公後以論雇役利害不合方歸舍卸巾脫帶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太和曾給事忭与鄭工部慥共飲會朝鄭曰海為犬羊之鄉乎虎豹之鄉乎鄭應曰爾乎豈比乎于是

又吾松朱茲溪尚書在朝与一太平同年相

善太平者以公號菉溪戲曰莫似松江之驢公笑應曰寧作太平之犬皆佳謔

郡貳守杜公性惡狗每出見狗即擒其家坐罪以故民間無畜狗者杜給由去松民謠云杜同知給由苟完矣

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尚之僞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同尊者

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馮道門下客讀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皆草翁之風必舅遺法也。

一鬍子自持其鬚曰君子多鬍乎哉調之者對曰、小人繁鬚樊須也

或問繁鬚所對之多鬍是婦人否居士曰既、

是、多、鬍、豈、非、婦、人、又嘲鬍鬚者曰、一學徒問其師曰、學而時習、三乎字、与吾日三省、三乎字、有分別否、曰、有分別、一是聖人之乎、一是賢人之乎、又問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二乎字、有分別否、曰、有分別、一是誠者之乎、一是僞者之乎、又問使乎使乎、二乎字有分別否、曰、無分別、上邊鬍手、便是下邊鬍手

夫妻皆知文墨雲雨時初進曰爲合矣事畢曰爲完矣妻問夫可好夫曰爲美矣興猶未止妻捏其陽物笑曰狗膫且粗 註爲聊且粗畧之意

夫婦撙薔幹事可謂善居室矣自居于狗豈謂狗能久戰故自方耶

一驛丞持其所畫之像求豐道生作讚語豐題其端曰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跡中

正和樂粹然無滲偏倚駁雜之弊丞喜而去坐客訝其不倫請其故豐曰下文其為人也驛丞亦成矣

一登仕途便有此天然美贊是故君子丞之為貴

達穀王達同為郎中一日箴公穆王戲曰無書銜名必以公上為我之下穀應曰不聞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耶。

一有司病招醫、有時名而不知文彖診脉後曰、此氣不順也、宜以利氣為主、有司曰、醫書上云何、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氣器有司杖而遣之、

醫者見卜者之案有易經歎曰、吾子當學卜、不學醫矣、人問其故、曰、彼是易去声經想定容

易。豈。似。我。家。的。難。平声經。又、一醫藥誤殺人死
者之家、逐之、赴水而逃、得免、倉皇抵家、其子
正讀藥性賦、急、止、之、曰、不必讀藥、性、服、水、性。
要、緊、憨生曰、是。豎。旁。通。四。書。難。經。藥。性。不。必。
言。矣。宜。其。有。時。名。也。

祿。山。僭叛戴上平天冠、左右有贊之者、曰、服。周。
之。冕。祿山曰、這、是、秀、才、官、人、曉、得、四、書、學、問、又、

着衮衣十二章。自覺即當不堪。左右即云。服之不衆。祿山曰。這官又是記得左傳摘奇的

两人相詬于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没天理。乙曰。你没天理。一道學問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两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為學。曰。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人也。惟知求諸人。不知求諸已。

故也。

道學觸處可以發明。正是如此。

士子試有教無類賦、有擬之者曰、相國寺前熊翻獅子。長安門外驢舞柘枝。擬主考批、搆思切景。出語驚人。高鷹高鷹。

題院初到行香、一坐講辭達而已矣一章不數語遂畢、擡院笑曰、講得甚妙。只是忒吝嗇些。

三戒演義云登徒氏好色瞗眦氏好争銅臭氏好債一日相與會私詫以為吾曹皆有聖人之一体登徒氏曰成湯九十六而生外丙又二年而生仲壬髮毶短矣猶有淫心矧其少小子自謂有聖人之情瞗眦氏曰武王七十六而為牧野之戰左黃鉞右白旄率虎貔熊羆之士血戰甲子至于標杵可謂老于鬪矣矧其壯小子

自謂得聖人之勇二氏語畢次及銅臭氏銅臭氏逡巡良久乃曰主臣小子好刀圭玉帛耳烏敢望湯武第幸未老。庶幾老乎。而可得聖人之巧余聞而嘆曰此實巧于侮聖若此。不識聖人何以謝之。

汪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好賓客畜樂院廿人宅後園中作堂名三

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公深以為恨

唐裴談畏妻嘗言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黃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此即三畏堂記也何

必改作四畏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叩姓字客曰僕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六百羊直甚烏

馬千駟無得而稱焉是馬食事定有大大一蕭墓誌銘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

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其有事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

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瘠羸面有飢色曰伯夷也餓于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此人命薄掘着便是空冢若是齊景公還有

太僕寺一項錢粮

姚峴滑稽。姚南仲廣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是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鯉趨而

若是孫過庭。又如何下轉語。

夫人自稱曰小童。有嘲好龍陽者為之破曰。觀夫人之所稱而邦君之好可知已。

或云觀夫人之自稱而其所好可知已。尤妙

孔子遇陽貨于途〻之人聚而觀之、莫辨孰為
貨孰為仲尼弟子亦目眩也、別去、弟子有誤從
貨歸者、及門而後覺、曰謬矣、亟走還、夫子曰來
何暮、弟子具以寔告、夫子潛然出涕、曰必有後
憂、他日累圍于匡、幾不免、已而貨過匡〻人曰
此仲尼也、挈壺漿以勞從者、曰曩誤以為貨、一
時為行李憂、敢以此請命下執事、貨悉受而去、

匡人曰仲尼幾於貪

家長倩曰孔子時中萬古推偶然往貨之亡時各云昔日魯竊瞯何不途中預避之語点有會

日講官出朝、閹人問之曰、今日講何書官故斷其句以嘲之曰、割雞閹焉用牛刀、閹人掩口曰、此是孔聖人惡取笑

淨身男子每於墜地時即閹之不死長而時有萌芽至選中必復淨之多有死者爲之語曰善爲我辭閻焉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存坟故上矣

嘉定間選人淹滯遇内宴優人扮古衣冠數人皆稱待選係是孔門弟子既而通名有曰常從事者有曰於從政者有曰吾將仕者咎相嘆惋

曰吾輩久淹于此。日月逝矣。奈何。旁有一人謂曰。汝等不在七十二人之列。曷詣顏閔而請教焉。諸人一時俱往。顏閔同聲荅曰。此夫子事也。爾輩須見夫子。及入見。祈衆。夫子不荅。衆人退而相謂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吾輩有學者。且留國中教授。有圭田者。不若退而耕于野也。于是閧然而散。

有講周有八士章云、註言四乳而生八子、非也乃是一胎所生、或問何據、曰觀其命名可知、問何義、曰達聲一個括聲一個突然一個忽然一個夜裡一個話得羅一個隨即一個了裡又是一個、豈非一胎、越師讀夏為話讀了為騧、

理學家多主新說、有解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曰、人當其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

知矣周元孚笑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應是三十九歲時也聞者咸笑

徐文貞當國二守王姓者遇紀綱恩見必屈一足荅之一日諸縉紳進謁客多椅少王連呼椅兒顧頑齋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有問文人殺雞以請子路不知是雄雞是雌雞或對曰還是雄雞不然如何見其二子

浙師講書至此、忽置口、仰視、沉思、出神、諸徒訝之、師乃擊案嘆曰、殺雞相請、又只兩個學生、何等好館、妙。

華亭人冐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云、我之大賢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与、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荅云、我之大賢与、何必丟父母之邦、我之不賢与、烏往而不三黜。

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子宣劾其違法，子宣得罪，嘉問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為賊之銘曰：夫人之子，鄉愿德之，老而不死，慢令致期。

門地既好，壽又異常，便有些賊行，死後必然有箇誌銘也。

飲酒行令、座客有苶然者、一客戲曰、不知令、無以為君子也、其人怒曰、論語說不知命、何改作令字、客荅曰、君不記中庸註乎、問註云何、曰命猶令也。一座絶倒、

此友最善謔、又記其一事、有主責童子者、童子曰、雖大叫、而眼無滴淚、友從旁戲曰、有教無類、主笑而釋之、

王聖美為縣令、時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竊哂其謬、久之、忽顧聖美曰、曾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因強其言、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當作何解、達官訝曰、此有何深奧、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孟子所不見者、皆不要見孟子者耳。不似今山人扶門投止也。山人答曰、令之卑禮厚幣者、絕無有、如何學得孟子、認真若論門上人、便是梁惠王、如此卑禮厚幣、孟子這一項使用、原少不得的、不然、如何得見。

瞿文懿王立於沼上破云、時君所立、非其地。鄙天擇謔云、沼圖惠王地亡、瞿公安得云尒妙。

餘姚師講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曰鼕鼕鼕殺殺殺跑跑跑

此方是四書直解。

两人一長一短、長者嘲短者曰、死之日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及至蓋一撮土之多掩之誠是也。短者嘲長者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為能勝其任也。及至葢壤地褊小。舉而委

之於壑魚鼈不可勝食也短者未必不肥長者未必不瘦如何但以瘦為短以肥為長二振土之多矮胖者應旁溢焉舉而委之於壑瘦長者亦有限耳

有以象牙命工雕刻卧美人像眉髮宛肖牝乳逼真或謂如此東西要他何用余曰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聞者撫掌

須設床簣屏帷，更以庚申帝所造尺二之宮，居之始為盡興。

一璫出鎮杭州，至學講書，青衿以書進呈，淂擧斗章，講論之際，忽問王見之是何人，荅曰此王義之之弟也，又問王曰然是何人，荅曰此王叟之兄也，曰好好，王氏一家都在簷上。此璫諄諄以王姓為問，必是王敬王振之流。

常州翟永齡滑稽傾險以久不至學師怒罰作一文命題是牛何之永齡操筆便就結語云按何之二字兩見于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師竟無柰何

有為王見之之文曰仰而觀之牛見王也俯而視之王見牛也換泰山以超北海之文曰泰山

可挾也挾之以超北海不可也北海可超也超之而挾泰山不可也

格調既熟故語言入妙坡云文入妙來無遺熟然此所謂似是而非者耳

李本寧夫人王氏適病目同館王太史戲云王曰吾惛不能進王太史夫人姓井本寧即曰井爲人下而不辭

有善為恢諧者、隨机即發、人受其侮、一王姓者、面有病容、彼目之為王病、後王登甲第為直指、而恢諧者適為令、庭謁時、直指戲問曰、今日還敢稱我為王病否、忽仰首答曰、我王庶幾無疾病與。

既富貴自然疾病皆無。只怕就有疾首蹙額的。

一師講孟子太王好色章至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一生大笑師問何笑生起對曰綿之首章云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緣何却說沒有曠夫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鍛工之女為工所擒不忍殺以鐵鉗去其左耳縱之去輕薄子作警句嘲之曰君子將有為也載寢之床匠人斵而小之

記提其耳

李文正作相最好恢諧一日宴諸進士席間起辭李忽曰諸君且坐有一題目相商衆問之李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敵怨如何解衆茫然不知所解李笑曰無非待湯

一日諸進士進謁留之曰有一對煩諸君一對請問曰園中花始放衆訝其易皆不曉所

指李徐曰何不道閣下李先生其恢諧如此
類甚多
詹侍御蘇大行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
道聲相近蘸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
白瞻之在前詹問後来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蘸
爺即田首曰後来其蘸
合而言之蘸子瞻也

滇中一周姓者仕為廣文、見事、輙通書語、一日
謁邑宰、見縣門枷號一匠、即曰、既嘗戒懼而于
此尤加謹焉、又与同僚共坐、見一人挑一猪首、
因事號哭、即曰、丹朱之不肖又嘗行于市中、見
一婦纏脚布不盈尺即曰、塵無夫里之布少則
不必塵矣

省試失辭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

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屎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一人守不妄語爲良知心齋欲閙其悟乃曰說謊亦是良知其人愕然不服一日有鄉紳來謁乃謂閽人曰善辭之謂余他出心齋因以詰之其人悔咎不安心齋曰無害孟子云不可以風

即此類也、

如此之類在道學則為妙應在世俗則為圈套道學見人如此則目為偽道學自己為之則命為權

一春元富而無文尺牘好用書語適以產事相干者復來云此田豈不欲買哉得之不得無財不可以為悅有謂有無謂無而為有則吾豈

敢同袍戲作荅書曰此田豈可不買哉播種而
耰之穀不可勝食也有若無寔若虛則名無有
手爾子必勉之
士人姓尨者以一瘟猪頭餉其學師又有姓陳
者以銅耳丁一雙為節禮學師受而稱之猪頭
則重三斤四兩耳丁則重三分四厘出而為歌
後語嘲之曰秀才姓尨來送猪頭三斤四兩堯

舜其猶言病猪也又曰秀才姓陳來送耳丁三分四釐堯舜与人言銅耳也二生齊聲荅曰有一破可以奉酬師曰何謂也曰時官兩貴門人言必稱堯舜也

秀才送節禮止銀三分教官曰今次罷了月後望加厚些因出對句曰竹長新枝一節還高一節秀才即對曰梅須遜雪三分只是三

分。分令曰三分四厘。吾不信也。若餽肉。則教嘗一年。遂三知肉味矣。

萬曆初年。莫廷韓廣貢、少司成朱文石戲曰。莫不善于貢。莫曰。是誰說的。蓋朱時重聽故也。其諢妙絕。

一蒙師慣讀破句。讀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連下負耒為一句。聞之者笑曰。破句猶可。壞風

化矣。以。其。聲。近。弟。新。婦。累。也。

罰為南方猪。北方猪者云此輩。若。無。此。輩。舉。

世。郿。浔。肉。喫。又一師束修三兩。東家約云。差

一字。除銀一兩。師于以其子妻之讀。平。聲。毋

以与爾鄰里鄉黨乎。讀作父毋的毋字。嫂溺

則援之以手手。讀作叟字。東修俱除。師怒曰●

錯、了、毋、除、一、兩、羅。錯、了、妻、除、一、兩、也、羅。錯、了、

嫂自有令兄在如何也除一兩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一鄰破云異人不遠千里而歸滕因自述其歸滕之故時君休恤以安居之其徒不一人而足而各自為衣食之謀此可見陰寓壞大賢井田良法之意於不言之表矣

虞集未第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輙出

館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于簡云、夜々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田、即對云、時々來聒何許子之不憚煩。

女子與人私有孕臨娩倩情人扶抱舉子、令速弃之、其人以飯筲盛兒瘞埋蒜地埋畢、嘆曰我真自暴自棄矣有知其事者、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恠道世人無情。緣何埋却多情種。

武王伐紂。而墨公叩馬諫。太公執公信手數公達。曰。若兄負我矣。我与若兄夙負重望。一北海一東海。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一朝咸歸西伯。海內豪傑聞者動色。頤曰。二老周矣。嚮應雲集。周日強大。以至今日。我与若兄宴與有力焉。乃今者舉事。輙去之。以自為名高。如我何。且西伯捐

館舍者。十三年于茲。墓木拱矣。而曰父死不葬。以惑三軍之聽。若兄忘西伯養德耶。公達無以應。左右欲兵之。太公曰。吾故人也。扶而去之。餓于首陽自悔而死。

劉調父跋銀子歌云。存乎人者。莫良於銀子。銀子不能為人掩其惡。胸中正則銀子瞭焉。瞭者。銀子來得明々白々也。胸中不正則銀子眊焉。

肮者。銀子。來。得。不。明。不。白。也。聽其言也。觀其鏤。子人。焉瘦哉。諺云。酒不醉人人自醉余特表而出之以醒世之醉于銀子者

李如真先生。李朱山先生。同李卓吾先生。在承慶講學。衆問人何以超生死。卓吾遜朱山。曰。李老先生請說。朱山遜真如。曰。李老先生請說。真如又遜卓吾。曰。還是李老先生請說。坐有言者

曰三位都是李老先生卓吾輾然審頓曰正是
此之謂三有禮焉合座不覺失笑
有爲泄氣之破者曰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
鼻而過之
晉時謂之泄氣宋時謂之湊氣皆放屁也王
李重録科戲云兩日爲童生屁薰黄了面皮
妙

有試堯舜與人同耳者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作柱言眉目異而耳同也

黈纊充耳所以蔽聰或者其耳有異乎

有為陳仲子與齊人相詬詞曰辟兄離母。全無天理。驕妻誑妾。郵有人倫。僻處於陵。恰似縮頭丘蚓。餕食東郊。渾如延頸鷺鷥。打草鞋。編蘆蓆。是寂賤生涯。拿木黺。拖竹棒。乃絶醜形狀。虎皮

羊質。見棄官兒。狗苟蠅營。絶談中國。拾爛李子
充飢。僅與蠐螬虫爭食討祭餘肉度命却與魍
魎鬼分贓。一個是務名不務寔的虛頭一個是
頑嘴不顧臉的油簍
將此以結二人之案。當是孟子一快。有朝捉
頭者曰按君訪察匡章陳仲子齊人俱被捉
匡自信孝子陳清客俱不請託。惟齊人以一

妻、一、妾、送、顯、者、求、解、顯者、入見、按君、爲、述、三、人、罪、狀、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避兄。離母。老公。祖挺得極。當。那齊人。是。叫化子的。頭兒。挹他。甚麼。憨生曰。這便是。說人情的樣子。

丈夫欲娶妾、妻、曰、一夫則一婦耳、取妾見於何典、夫曰、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妻曰、若然我、亦、當、再、招、一、夫、夫曰何也、曰、豈不聞大學序云、河

南程氏兩夫

或問孟子中有大丈夫小丈夫何必更引程氏

王敬宇館于張氏偶以事歸主人出題試子曰先生如達王到館知之亦出題試徒曰牛羊父母

鏡謎云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妙絶。第今人貌。是。心。非。鏡。中。影。像。恐。不。足。擬

也。

王荆公侍神宗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

視、數、四、同、列、亦、皆、見、比退、公閒同列曰、今者上

數顧不佚、何也。同列告之故、公急捕得之、同列

曰、幸勿殺、宜有敕語獎之、荆公問敕語應作何

詞、一學士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論其遺際之

奇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荆公蓬首垢衣故應多虱然此虱緊隨入朝不離君相目前顧下亦是呂惠卿輩一流人耳

試士以殺三苗于三危一士問同坐曰三苗何為而殺之同坐者曰註是負固不服士又問何謂負固不服其人怪其不通也詒之曰父故不

服是父死不丁憂大不孝當問死罪、士人信之、竟坐斥、

楊玠北人、巧應對、太子洗馬蕭翙、蘭陵人、戲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兠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別本京兆杜公瞻戲玠曰、兄既姓楊。陽貨寔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常射宣王又毆

内將牛于充戲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當烹宰、又太倉張策戲曰、卿本無德量、忽共殊寶同名、玠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可謂滑稽之雄矣、

有殊調嫂、嫂嚙其鼻以白于官、官疑所坐、一讙者曰、第驗其鼻尚存則無罪矣、官曰何也、曰有鼻庠之人奚罪焉 鼻音烈 洸去声

有嫂前行而裙夾于臂縫者、牀遂後掣整之、嫂頤見牀、疑調之也、大怒、牀躬身曰、不必怒、待小牀照舊放進、不差一些兒便罷、或問此二牀異同、居士曰、其一恭而無禮則勞、其一直而無禮則絞、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

又問百姓何如曰如喪考妣上詔閤門令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始皇若在定當坑之或曰此武夫掉書非儒者也何以得罪始皇曰儒者是其禍根

禹薦益於天七年崩益按先朝故事避之箕山下目瞷瞷然其心熒熒然戒其家人曰朝覲者訟獄者旦暮至矣若輩閉戶卻之毋自為富貴

計使我負先帝已而寐朕無一人至者益之心遂矣而自對家人輙有慼色周公請以身代武王死納冊櫃中而歸目睊〻朕心縈〻朕曰得無吾之禱不驗乎翌日得報王已視事公之心慰矣而背伯禽治後事只為益多此一避不知生出後世許多受禪勸進惡模樣來

益避于箕山之陰朝覲訟

獄謳歌者不至亦知獨自一人幾時蕭然走出山来盖可謂不度德量力矣舜竊父以逃遵海濱而處先時朝覲訟獄謳歌者群擁而来不知背了盲父何計悄然溜過海去舜可謂不審時度勢矣請經儒先生處分看怕說不得天下無難處之事也

文王語武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語想周公不与

聞故有此金縢之禱不然九十三壽數已定周公落得說人情話耳

有人性慳而好奪或有鄙其慳者其人荅曰一介不與聖道當然曰君於一介不取如何曰學而未能

於不與處身既曲体於不取處語又謙虛善學聖人無如此輩可以哆口講學矣

嘉靖十年會試題、孔子、聖之時者也、一士破承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語聖神執場中傳以為笑。

又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破云王請度之尤妙。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其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其人曰、爾沒力量、兒子養不出一個来看我這多子孫其儕荅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

聞者大笑、

學使試題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一士尖記正文。遂偷問同坐者曰。五人。姓。名。敢。望賜。教。友曰。下文是樂正裘牧仲。其人屈。指。急曰。還。有三。人友誦曰。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士恚曰。如。此。時。節。還。有。工。夫。通。文。孟。子。忘。了。大。半。先。該。考。個。劣。等。答者只須云。

必求其人以寔之則鑿矣

村學一童子讀論語完父迣肆中買孟子一部求師釘之師截後二卷不釘其父大嚷云尽心告子何在師徐謂其父曰你家如何尊師重傳要盡心告子

有問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師曰做先生的見成享了供給又得了束修有何可

患。一人從旁對曰、正是束修供給處可患耳。

師嘿無語

人有姓尤姓于者、各誇所姓之美、姓于者曰、公之姓乃犬牛、于固人之姓耳、姓尤者曰、何徵、曰、出于孟子、孟子云、犬之姓（性）尤（猶）牛之姓（性）尤（猶）人之姓（性）于（与）

犬牛報主。猶有人心、人世負心。不無獸行人。

未必勝犬牛何以爭爲

有童子初學時文者師命題曰熊掌亦我所欲也中二比云朝而饔朝此熊掌也夕而飱夕此熊掌也師覽之哂曰我一生不得熊掌嘗新爾乃把當小菜喫耶

有作此房出賣破云賸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妙絶

余鄉有家未貧而謀售房者親友以其締造之艱特往阻勸其人唯唯從命將別更致意曰房子為我覔一主庶萬望留神勸者哂之

慶曆中試題為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曰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陛而升止餘六寸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言孔子九尺六寸事此當時中式文也文章自古無憑據信然信

然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一節破云身子幾乎一丈長只會喫飯怎麼好如此長大漢怕喫飯窮了安得不憂又昔有李子昂者縂長七寸或笑曰你道似何物看來還抵不得曹交鄰一件也

學徒有父名良臣若凡遇良臣二字皆讀為爺

爺讀孟子曰、今之所謂爺〻、古之所謂民賊也

凡讀爺〻者、可無猛省

京師吉凶禮、止用鼓笛、一人戲曰、這是有出處的、人問何書、曰、孟子云、有攸不為臣、東征丹之、治水也、愈于禹、豈非鼓笛音耶、一部鼓吹、全藉這口浩然之氣

一士從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

知何物、黑耶、白耶、群弟子啞然失笑、士慙而赧、
先生徐語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弟子未
喻、先生曰、時此友之徵於色者、固良知也、
一學道行部、諸明倫堂、必講良知之學曰、此
陽明先生、獨見發千古、未發之秘、一生對白
小時讀孟子、只道這兩字是孟子說的、今聞
宗師指教、是陽先生獨見、方知孟子大賢、亦

復秀人口吻學道知其刺已遂輟講

有譏貢生者曰一師訓徒讀孟子至人知之亦囂囂字俱讀作貢或謂此字上下有四口云何讀貢師曰任他橫身是口也只是貢

貢士一生喫着官廩而曰莫不善焉誰信又有將貢而中風者友輩惜之或謔云雖道中不如貢爲妙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有泰山巖巖之氣象儼口言曰以天下王猶反手也齊梁之君異其語而心艷設九賓捧雙璧頓首請曰願先生明言秘計孟子一曰五母雞再曰二母彘公孫衍之流掩口笑曰腐儒也孟子之道卒不行于天下[illegible]當時好言利孟子言仁義以折之言仁義未嘗不利皆此類也何以故曰所言皆母雞母

竊不知百年以後生出若干小雞小猪來何以直待百年曰王道無近功耳

尤延之與楊誠齋同官甚善一日尤戲楊曰楊氏為我楊應聲曰尤物移人

有道士欲探一友先問友之識者識者諂之曰彼甚惡汝執一不可去道士曰其未嘗執一不諗何以見惡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

賊道執一。所執何物。曰笏也。曰令之仕紳皆執笏則云何。曰豈少賊盜在其中耶。

國朝天潢藩衍俸米不給其為無賴事者甚多一宗室慣用僞銀買物大至房室輿馬服飾之類皆用銅與人交易有梗之者則曰汝不讀孟子耶曰何謂曰孟子上道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銅同

長洲一生屢試遺擯詭謂人曰太倉徐太學元晦為予納監矣又云浙中徐進士子卿為予援例矣而實皆未也或嘲之曰子謂之姑徐云爾

胡盧生于此君曾下慱浪之椎不得言同病相憐矣

試士出題今茅塞子之心矣一胥先出外人問

是何題目曰我不肖得只聽得秀才每念道是甚麼金毛獅子

有食沙魚翅而不識者或誑之曰此金毛獅子尾也如此題當用此結乃得

張鰲山提學江北以馮婦善搏虎為題徐州一士云馮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搏焉夫搏虎者何拖其吭斬其頭剝其皮投

于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不美哉

有作二女果文者中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如此文理真正不可思議又耿公督學南畿試崑山題是虎負嵎莫之敢攖一士破曰山君得其山勢壯士失其壯心試嘉定題是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一士破曰既討者弗殺其饒來

訃者復奔其地二士相遇各誦所作嘉定士曰兄真上山擒虎易矣崑士復之曰兄豈聞口告人難耶衆出二士悉黜

學院按臨松江童生告考者藪方正學求忠書院命官考校出題是人力所適鼻之於臭也卷呈無一見取松人即以試題作歇後詩嘲之曰察院求忠書考官方孝孺不見人力所都是鼻

之。於。

沈存中括方就浴。劉貢父造之。一見遽哭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乃曰、死矣。盆成括也。

一學道出題、是古之人、古之人、此二句一章、兩見。老儒疑之、出位整容致敬而白曰、宗師命題是古之人、古之人、却是這一章書、有兩個古之人、古之人、前邊有一個古之人、古之人、後邊有

一个古之人、古之人、生員要做了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只怕宗師出的古之人。古之人。是該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要做了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只怕宗師出的古之人。古之人。又是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請宗師說明了古之人。古之人。是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好做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省得錯做了後邊的古之

人。古之人。若是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好做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省得錯做了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

此生誠哉。古之今也。故其辭繁而不殺如此。

某邑三廣文一無齒一耳聾一染鬚俱落共聚一堂候見直指適今至嘲之曰三老三件無〻恥〻之齒恥無髭而無有耳爾則亦無有鬚乎語

畢進謁出而蘊笑始發。直指微聞追問令直述以對。直指忽大笑。

缺脣者作歇後以譏聾耳者曰。飛在天。見在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聾耳者復之曰。多聞疑。多見殆。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又有譏落齒者曰。人不可以無恥。齒無恥。齒之恥。無恥矣。落齒者復之曰。賢者而後落此齒。不賢者雖有

原缺